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續紅樓夢 序

序

《紅樓夢》為記恨書，與《西廂記》等。顧讀者不附崔、張酸鼻，而咸為寶、黛拊心者，續與未續之分也。然離而合之易，死而生之難。

雪塢秦都閩，以隴西世冑，有羊卻風。韜鈴之暇，不廢鉛槧。輒然謂余曰：「是不難。吾將返魂香，補離恨天，作兩人再生月老，使有情者盡成眷屬，以快閱者心目。」未操筆，他氏已有《後紅樓》之刻，事同而旨異。

雪塢乃別撰《續紅樓夢》三十卷，著為前書衍其緒，非與後刻爭短長也。餘讀之，竟恍若游華胥、登極樂、闖天關、排地戶，生生死死，無礙無遮，遂使吞聲飲恨之「紅樓」，一變而為快心滿志之「紅樓」，抑亦奇矣！雖然，豈徒為夢中人作撮合哉？夫謝豹傷春、精衛填海，物之愚也而人效之；鯤弦莫續、破鏡難圓，天之數也而人昧之。要惟不溺於情者，能得其情之正；亦惟不泥於夢者，始博夫夢之趣。

雪塢之以夢續夢，直以夢醒夢耳。嗟乎！夢有盡而情無盡，雖猶是遊戲筆墨，而無怨無曠之抱負已覘其概，此真十州連金泥、續弦膠也。彼續「西廂」之謔島脛貂尾者，又烏足並論。

書以質之雪塢，以為然否？

秀水弟鄭師靖藥園拜題《南柯子》詞

將軍不好武，更搜今求古。只為那金釵無主，續纂黃梁，離恨天堪補。

仙緣了孽冤，幻境無愁苦。漫擬猜，天曹地府。筆蕊生華，原向夢中吐。

易水弟譚滌拜題《續紅樓夢》弁言

《紅樓夢》一書，膾炙人口者數十年。餘以孤陋寡聞，固未嘗見也。丁巳春，餘偶染瘡疾，乞假調養，伏枕呻吟，不勝苦楚。聞同寅中有此，即為借觀，以解煩悶。匝月讀竣，而疾亦賴是漸瘳矣！

然餘賦性癡愚、多愁善病，每有夸父之迂、杞人之謬。疾雖愈，而於寶、黛之情緣終不能釋然於懷，夫以補天之石而仍有此缺陷耶！公暇，過東魯書院，晤鄭藥園山長，偶及其故。

藥園戲謂曰：「子盍續之乎？」餘第笑而頷之，然亦不過一時之戲談耳。

迨藥園移席於膝，復致書曰：「《紅樓夢》已有續刻矣，子其見之乎？」餘竊幸其先得我心也。因多方購求，得窺全豹。

見其文詞浩瀚，詩句新奇，不勝傾慕。然細玩其敘事處，大率於原本相反，而語言聲口亦與前書不相吻合，於人心終覺未愜。餘不禁故志復萌，戲續數卷以踐前語。不意新正藥園來郡，見而異之。一經傳說，遂致同寅諸公群然索閱。自慚固陋，未免續貂；俯賜覽觀，亦堪噴飯。又何敢自匿其丑，而不博諸公一撫掌也耶！

嘉慶三年九月中浣，雪塢子忱氏題於兗郡營署之百璧軒，詞曰：

堪歎吾生真蒼蒼，一往情深，每代他人慟。曹子雪芹書可誦，收緣殊恨空空洞。釵、黛、菱、湘才伯仲，傲儻風流，更有妖韶鳳。斧在班門原許弄，無端濫續《紅樓夢》。

——《蝶戀花》